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四

邊防一

宣府軍務疏

于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秉公具題 臣聞軍士有強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
職有賢否者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
士中間有身體雖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
雖矮小而膽氣雄壯弓馬熟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
隊官員深知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
官必公其議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閑熟某
軍無勇而弓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為其生死

同致其憂也成敗同任其責也關係甚重各不敢輕查得宣府見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磻選其精壯者一萬一千餘名定為頭撥每名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為次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臣奏要左右叅將楊能楊信各帶官軍一千員名協同獨石馬營等處官軍修理邊備其叅將楊能說稱尚書比時挑選軍士止是出於已見不曾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而各隊軍士強弱不一如今過口恐有緊急聲息須用合兵剿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相王公同管隊官員選揀身力精壯弓馬熟閑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甚

至又有領馬軍人馬堪與戰人無鬪志者將好馬搭配選中軍士暫且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過口軍人名為頭撥食糧雖多而實怯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閑者定為頭撥遇有緊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為次撥三撥分兵應援都督紀廣惟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經具奏不可更改臣切詳論無當否合輿情者為確論法無定在協公道者為良法為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務使見操官軍強弱不至於混淆勇

怯不雜於竝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操練無法紀律不嚴人心愈見其懈怠兵政日覺其廢弛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守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况即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為急務若不早為處置誠恐有悞大計臣職居言路不敢緘默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 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着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為頭撥其餘定為次撥三撥各另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

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剝削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川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緣係挑選操練官軍事理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壯又曰兵以治為勝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萬人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

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為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虜境拱衛京師要害去處達賊不時出沒騷擾而迤北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鞏固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為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右都督紀廣不思朝廷委任之隆地方付託之重賊情之奸詐難測軍務之關繫甚大止知利身利家並不為公為國凡事因循苟且以致軍士強弱混淆而無簡練之法人心弛懈自肆而無鼓舞之方無事則苟延歲月有事則倉皇失措庸常怯懦之名彰彰在人耳目而秉公職任風紀委以叅贊當邊方多事之秋值虜情不測之

日因見宣府各城官軍簡練不精建議要公同各官重復揀選此實整飭邊備振肅兵威安邊禦侮長策為紀廣者當協心比志和同計議而行却乃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為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已或辦納月錢或種田覓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拘混淆况揀選軍士定為頭撥次撥三撥操練正係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栢玉議奏事理趁此邊報稍寧上緊揀萬一虜寇逞彼兇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為

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况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宜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為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差人馳驛齎文與李秉公同總兵鎮守等官都督紀廣楊能楊信孫安江福及內官栢玉各該守備都指揮等官計議設法將所部地方城池官軍人等作急躬親選揀精壯之人定為頭撥其餘分為次撥三撥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其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老弱怯懦庸常害軍之徒就便黜退隨操另選勇智善戰衆所推服管率軍士各官不許聽從囑託互相容隱虛應故事迄無成效仍將

選定撥次備造文冊在總兵等官處收掌查照備閱總數馳奏不許仍前阻滯遲違如果紀廣似前徇私偏執推調耽延不即整飭宜從李秉公指實叅奏提問懲治

預備大同邊務疏

于謙

該右僉都御史李秉公題稱虜中差使臣鴻臚寺序班楊冕男楊玉說稱也先老營只今在安哈喇莽地面住坐統領精兵見在沙窩一帶藏住等因會同總兵官石亨等議得也先假進貢為由遣人瞰我虛實而又糾集犬羊之衆日漸近我邊方侵犯之謀既已彰露隄備之策不可不嚴其大同地方雖緊急相離

京師寬遠卒難應援兵部節次行移總兵等官郭登等令其計議應否遣將增兵而各官執稱糧草不敷并虜使來朝不必增添難以定奪合再行郭登等計議如果應合遣將領兵前去調遣戰守徑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懷遠操備待明年春緩急定奪欽此欽遵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及都司衛所管軍管操等項都指揮等官孫英等議得賊首也先指以進貢為由糾集犬羊之衆故將聲勢逼近邊方肆其無厭之求邀以難從之請名雖曰和實則啓釁然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患用兵之方貴乎知己知彼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

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為因無馬俱各步操如蒙 聖恩憐憫邊力寡弱乞 勅該部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糧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餘馬匹聽 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即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并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為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為人無浮冗供給不至缺乏 臣等再照大同四州七縣之民生長

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饑寒自昔至今多於
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三二千
里有五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
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寫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
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
有之解來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
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歛盤纏况今兵燹以來
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本府
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近於
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
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

宗制法難於更改但因政務有經有權事機有急有
緩今者北虜之於西狄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
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
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
其可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大原府等
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
旗軍幼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
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
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
衛帶管收操供役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
先衛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

背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緣係計議回奏請 旨調發京兵及改調軍役事理具題該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事理又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前事通抄到部案查先為前事已行勘議去後今抄前因叅照奏要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就帶附餘馬數千匹前來守操一節查得在京各營官軍見蒙 勅諭選揀一

十五萬團營操練聽調殺賊其餘次撥官軍又有運糧等項差占數多况大同各城蓄積糧草有限供給彼處官軍尚且不敷節有奏報聲息未有十分緊急若是添官軍前去操守不無坐食邊儲愈見凋耗無且 京師守備為重官軍難以輕動合無候有警之日另行奏 請命將兵前去策應其前項馬匹合無行移太僕寺揀選一千五百匹令郭登等差人關領前去給與選出步隊精銳官軍并彼處舍餘民壯騎操應用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所充當軍役一節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時等項緊要人數又無

具數不多難於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軍旗合無准
 令不為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
 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
 姓名通數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為由生事
 擾害

議和虜不便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叅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
 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
 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
 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
 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纒入於窮廬虜
 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
 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
 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 臣等切
 惟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
 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
 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
 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
 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
 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
 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李世徽欽北

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

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于謙

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切照陝西地方外控諸夷內藩諸夏誠社稷安危之所係非他省比也邇復遇饑荒再加兵旅時勢難為除蠲免賑濟事宜已經會本具題外臣等復有一得未盡之愚不敢不獻臣等聞疆兵以足食為本攘外以安內為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疆者肆劫奪壯者流他鄉老弱者甘心死

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
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
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
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刮殆盡腹裡又侵削無
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
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
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 國家於歲用
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
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
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以益之
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

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裡不得不
擾矣財費於 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於百姓未有
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裡糧運而已矣 臣
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
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如蒙 皇上憫
念邊關重地兵荒荐起事勢危急 勅下該部會集
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地方不
獨目前近利早乞 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
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
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
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

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為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况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為本色民亦樂輸毋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為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輜腳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

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空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虫蟻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皇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赤子親之也夷狄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先施惠於禽

獸者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藏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瞻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此非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米粟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

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且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斃者不可勝計而達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也若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

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久處不去腥膻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

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驚而達官羣聚京師臣常恐懼不安寢食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臣材識不遠偶有所見昧死以言

備邊疏

黃仕儁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

天惟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植邦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譎詐莫測必以還我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不劫而虛民力不用而敵國銳不攻而靡觀上皇歸時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遣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百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輶往來絡繹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

其短在我以召諸臣之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脂膏枯竭又恐我來不虞以啓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等衣寶石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采蓋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牆強入皆恃去歲土木之利逼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來紐於多勝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狼戾之氣順之

則和拂之則寇况西北諸夷今已蟻附而今所求器
物又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
和以為苟安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 祖宗創業艱
難今日守成不易勞心焦思兢業圖理毋以土木而
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
誤非區區醜虜之力乃能至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
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肅將天威掃清
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 皇天上帝以
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太宗之
時也况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勤
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

豈不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誓而不
可久利於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
而高宗討之有周之時玁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
方玁狁可和而利於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
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譎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
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君至今稱為中興令
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馬幾何士卒操演
精緻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而親書姓名
倉卒調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拔
之某事倍剋隳我軍士之心者罪之京軍貴多欲備
調用今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

多怯何以銳之猾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
西北諸夷聞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徒擁將名久
妨邊務者即別擇能者以代之久被忌抑一籌莫展
者即持命以伸之某處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
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某處
兵寡而將勇為可托某處兵衆而將怯為可憂某處
衛堡不堪策應某處堪宜益兵添將相兼守把某處
將帥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虛匿不以聞
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廣蓄軍
餉節被管糧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
忠可褒某處文職貪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猶

鼠一家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
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
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
事內政既皆修舉若狡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
必發勅也先喻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
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因而責之庶或守分不
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其勇武大
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太
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
場以犯我士馬茲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
測我之虛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

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
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
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邊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
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
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師坐困雖有勤王
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思欲走
檄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急欲調用
則又有將無兵况民兵素不識戎伍募之雖多亦奚
以為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陛下留意焉

建言邊務十事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
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
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
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
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於
虐燄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
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
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 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第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

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趨趨也 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為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 其三曰

通使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為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 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 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

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短淺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 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

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
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
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
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
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
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
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
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
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 覲之所彈糾者
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
連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

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
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
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乎 其七曰選將夫人材罕
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
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
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
孫然係頸於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
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
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
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
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

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
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
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鑿輅但
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
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自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
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
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
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
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
銜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
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
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
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
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
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
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 其九
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
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裘之領不可
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
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
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
之間詢謀疇諮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 臣請得終言之 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

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况於人主 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患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

皇明通鑑 卷之五十四
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 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 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邊務疏

商輅

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為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

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 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黃緣偷安內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 京師聚眾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為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

為久遠之計其為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等官占為己業每歲役使軍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種之田即今邊報嚴急在京官員雖不敢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撥給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

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者皆已行之明効今日守備之要莫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各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畧無顧忌賊寇若來不過為逃遁之計然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名下策何也蓋邊

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
移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
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薪草之給因此占
留若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凡此三
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防禦大同事宜疏

李承勛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大同地
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天祐題准分守
大同東中西三路地方左右叅將都指揮僉事徐輔
李綦葉宗等手本各開報前來照得左副總兵張鎮

會同鎮守大同地方太監張紳總兵官都督僉事彭
模議照本鎮各路迭報虜賊衆寡不等起伏無常或
東西交臂往來或恃衆入邊住牧紛紜錯雜接踵不
斷緣此酋首既集犬羊之衆留連境上持久不退潛
蓄異謀非止一日圖我之心必不少置防範機宜豈
容少怠除行各該將領分兵要衛以候戰守及督所
屬整飭烽堠戒嚴武備并令邊腹裏外晝夜謹慎用
心瞭望及差人分番遠哨有警預斂人畜肅清四野
仍各飛報前來視其緩急大小隨方厲兵捍禦外等
因與同太監張紳總兵官彭模各具本題奉聖旨
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鏜題為

大賊壓境請集廷議以預防虜患事節據倒馬關守備馬雄呈據爪探夜不收鄭亮等報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彭煥批迴開稱虜賊大營俱在威寧海子大小灰河等處住牧及有零賊在邊出沒等因切惟天下之事每患於見之不早而敗於備之不預書曰惟事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機不可不預設而變不可不先圖也胡虜為中國之患自古所不能免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自是而後屢屢犯邊搶掠我人民殺戮我官軍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德十一年搶至居庸關北口而後止嘉靖六年正月十七日又復南侵殺我官軍六百員名

竟無遺失獲利而歸亦未嘗遭一挫折輕我之心自此益肆南侵之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目今收牧威寧海子等處養精蓄銳欲乘秋高馬肥弓勁之日大舉而南臣以為威寧海子等處離宣大二鎮不遠尅期可到若非在我隄備有方計出萬全鮮不仍覆前轍况兩鎮糧草空虛兵馬削弱加以我軍屢遭挫折怯氣尚存全無鬪志不知臨期何以禦之言之實可寒心聞之往年遼東朵顏等三衛夷人乘大虜寇邊常往營中偷盜馬匹故大虜達賊時加隄備雖欲南侵意尚狼跋近朵顏等衛達賊犯邊殺死馬蘭谿叅將王道部下指揮李鉞等二員千戶一員軍人三十餘

名而未聞有大營盜馬之信是彼又少一敵也何所顧惜而不來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兵法亦既言之矣臨變圖策者緩不及事先敵致勝者萬無一失北虜之難敵其說有五馬生長邊外日以騎獵為生拈弓馳馬習以為常一也日冒風雨夜宿曠野性耐饑寒二也富者保老營而住牧貧者借弓馬以寇邊得利而歸分半以償性蠢貪利不惜死生三也牧良馬淬器械窺我虛實乘我無備洶湧而入四也熟知山川險易擄去人口資為鄉導五也我軍之不能取勝者其患亦有五馬一曰任將之不專古之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

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而兵法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萬人之命皆係於一人若非假以權柄伸縮由已則臨敵之時誰肯捨生而用命哉故斬一退縮者則千萬人知畏古人有嬖人亦可驅之使赴敵者用此道也近日邊將動輒顧忌遇有報到聲息每以自全為計賊之來也任其四散搶掠劄營遠望不敢前縱遇戰有退縮者未嘗輕誅一人人心何所畏懼哉臣愚以為急勅兩鎮總兵官彭模等明開虜賊在套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縮者聽其斬首則官軍皆知軍法之嚴而無敢有退縮矣二曰烽火之不明蓋墩臺之設所以哨瞭虜賊動止為邊方之

耳目也近日各邊墩臺雖設有官軍徒有名存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水或因當夜而寐甚者捉鎖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故炮火未聞而賊已遍川矣近堡人口頭畜收斂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為虜賊之志在於搶掠而已若使傳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彼則四散劫掠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憊空北而歸雖不與之戰而彼之志亦隳矣所謂以逸待勞者此也三曰邊儲之不實蓋邊鎮無不以兵馬為先而尤以糧草為急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冒饑

而殺賊恐無能也兩鎮軍士辛苦萬狀止靠月糧度日別無生理矧父母妻子之所賴衣服日用之所需皆仰給於此而月糧折色給銀七八錢米價騰高則止糴四五斗自救不暇遑恤其他聞號即行腹常不飽安望其勇於赴敵而樂於效死也即今腹裏地方災傷錢糧多從蠲免臣愚以為宜速下戶部從長計處寧使凡百從儉無令邊備空虛則食足而兵可強虜無足患矣四曰器械之不精傳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近聞各鎮軍士禦敵器具搪塞日久自衛不及何以望其挫強虜而成功也臣愚以為宜行鎮巡官員令其及時整理如或軍貧不前則聽其隨宜

處置務令鋒利則禦敵有具而不患其無備矣五曰失援之法輕孫子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各路將官顧慮太過自分彼此如往年宣府叅將關山遇敵於白羊堡力戰一日兵寡難支總兵官傅鐸領兵出城相向咫尺坐視不肯應援以致損傷數多至今尤以為恨及其終也止於閒住而已則怯懦者何所懲戒乎臣愚以為宜勅各邊將官但有虜賊入寇併力剿殺如有畏法自保逗遛不進致有失事者厥罪惟均必在不宥則人心知所畏警人力齊而虜可破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大虜住牧時將陰

兩禦虜方略實亦不可緩也臣本書生不諳邊務其得之見聞者不敢緘默伏望皇上軫念邊鎮重地早下廷議如何而可使北虜太遭挫切如何而可使我邊兵糧大集以消邊鎮未形之患以紓皇上北顧之憂衆謀僉同上請早賜施行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疏 李承勛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浙江太監梁瑤題為緊急夷情及夷人讐殺乘機攻劫敢行叛逆等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張翀等監察御史熊蘭等及該兵部節次題復俱為前事各節奉聖旨該部知道又奉聖旨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

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據門犯禁逆謀顯著巡視
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
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拿解來京但有
事之際且都住了俸着鎮巡官督率各官調集官兵
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捕究
問明白并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各
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觀望推託致悞事機其
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
卿着鎮巡等官省諭說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
又奉 聖旨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
是宋素卿及宗族夷黨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事

情還着鎮巡官上緊研審明白來說又奉 聖旨是
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寨巡捕等官正為備倭
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國法度
縱橫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員擾害地方
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叅了來說彼處鎮
巡等官并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督所屬用心議處
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
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
上緊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
總督備倭官員失事重情馮恩等并張芹着巡按御
史提問明白奏來處治不許回護容隱賴恩雖無地

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這遭着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既情有可憫贈指揮使與陣亡的張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二級劉恩及詹尚等都量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臣等看得前項夷寇敢於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官殺將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奏章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徇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瀆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

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打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盜境仰仗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船總等物差刑曹叅判成洗昌等齎領并將搶回人口王漾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關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懷慙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為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及外夷人之不若方且務要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以懲戒將來叅照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

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防禁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於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劫殺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鄉導閩帥墮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

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攻掠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蕞爾島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國大耻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間情節隱碍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悞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恐亦不明况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殷憂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無係裔夷猾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

力才望者一員領 勅前去寧波府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奏來然後重行誅賞 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 國威以伸而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載照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 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賂逆瑾賞緣 特旨幸逭 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船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構此禍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刑

梟首海濱則將來射利效尤之徒習為謀叛靡所禁絕伏望特 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古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 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構禍緣由及彼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真偽來歷具招奏 聞一同處治其宋素卿并宗設黨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合一體梟首示衆仍要拘審鄉隣里老人等根查宋素卿本宗及平日知情與交通貿易或為鄉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照依律例問擬奏 聞從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無編發不近海道

邊方散布安插決不可令返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
惹邊患遺禍無窮再照巨等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
之中古稱倭奴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
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艤
艫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
所欲則燔炳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
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
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
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
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
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

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
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柰何邇來事
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畧
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
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
作亂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
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
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
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
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
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

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換給撥補墩堡圯壞者
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
即時區畫度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堦不
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國
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
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及嘗觀
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
變詐克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牟大利不
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
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
大 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勲戚文武大臣及在廷羣臣詳加會議上 請
定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
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
來被搶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
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
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
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
日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
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
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
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

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
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亟行福建鎮
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
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
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
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
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
使之竟脫天誅况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
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况有侵狂漂掠之
虜尤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搦官兵修理
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威
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
八表震盪萬方矣

皇明野金

卷之五十四

三

海望刊



